

西 洋 世 界
軍 事 史

鈕 先 鍾 譯

(Ⅲ)

軍 事 譯 粹 社 印 行

西 洋 世 界
軍 事 史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BY J. F. C. FULLER

鈕 先 鍾 譯

(III)

軍 事 譯 粹 社 印 行

西洋世界軍事史

定價：每部（三卷）新臺幣四〇〇元

編譯者：鈕 先 鍾

發行者：軍事譯粹社

臺北市木柵路三段85巷14弄三號三樓

電話：九三一—三三四四

郵政信箱：臺北二二八號

郵政劃匯：九一四九號

印刷者：六合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貴陽街二段一一一號

電話：三六一—二四三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再版

第三卷目錄

大事記(一)	工業革命與美洲帝國主義的興起	一
第一章	七日會戰	一二
大事記(二)	美國內戰的進展	四五
第二章	費克斯堡的圍攻和卡塔羅加會戰	五〇
大事記(三)	普魯士的擴張	八一
第三章	色當會戰	八九
大事記(四)	日本帝國主義的興起與俄國在遠東的擴張	一二一
第四章	旅順港的圍攻	一二六
大事記(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基礎	一五〇
第五章	馬恩河會戰和坦能堡會戰	一六〇
大事記(六)	戰術上的僵局和目標的改變	二〇三

第六章	沙里拜爾會戰和蘇弗拉灣會戰	二〇六
大事記(七)	戰爭的進展(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八年)	二三四
第七章	艾敏斯會戰	二四三
大事記(八)	義奧之間的鬭爭	二六三
第八章	費托里奧——費尼托會戰	二六八
大事記(九)	俄國革命	二八七
第九章	華沙會戰	二九四
大事記(十)	第三帝國的興起與第二次大戰的起因	三一六
第十章	第二次色當會戰與法蘭西的淪亡	三二七
大事記(十一)	巴巴羅沙作戰和租借法案	三六〇
第十一章	莫斯科會戰	三六七
大事記(十二)	俄國問題和戰爭向太平洋方面的發展	三九四
第十二章	中途島之戰	四〇三

大事記(十三)	北非的戰爭	四二一
第十三章	艾拉敏會戰和突尼斯會戰	四二七
大事記(十四)	斯達林格勒戰役的基礎	四五六
第十四章	斯達林格勒會戰	四六三
大事記(十五)	政治戰場與第二戰場	四八〇
第十五章	諾曼第會戰	四八八
大事記(十六)	太平洋戰爭的進展	五二一
第十六章	雷伊泰灣會戰	五三〇
結 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回顧與前瞻	五五五

地圖目錄

一	南方聯邦（一八六一年——一八六五年）	一三三
二	七天會戰（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一日）	二九
三	格尼斯磨坊之戰（一八六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三二
四	馬爾芬山之戰（一八六二年，七月一日）	四〇
五	費克斯堡戰役（一八六三年）	五一
六	卡塔羅剛之戰（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七〇
七	普法戰爭（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	一〇〇
八	費昂費里與格拉費羅特之戰（一八七〇年）	一〇三
九	色當之戰（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	一〇九
十	日俄戰爭（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	一三三
十一	旅順之圍（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	一三八
十二	德法兩軍的分佈（一九一四年，八月）	一七一
十三	坦能堡之戰（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三十一日）	一八〇
十四	馬恩河會戰（一九一四年，九月八日）	一九七
十五	加里波里與韃靼尼爾海峽（一九一五年）	二一四
十六	沙里拜爾之戰（一九一五年，八月六日——十日）	二二一

十七	蘇弗拉灣之戰（一九一五年，八月六日——十日）	二二五
十八	艾敏斯會戰（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	二四九
十九	費托里與費尼托之戰（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情況）	二七二
二十	派夫河上的突破（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九日）	二七四
二十一	波俄戰役（一九二〇年）	二九八
二十二	華沙會戰（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二十五日）	三一〇
二十三	聯軍的部署（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三三三
二十四	德軍的部署（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	三三八
二十五	第二次色當會戰（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十五日）	三四三
二十六	法國侵入（一九四〇年，五月——六月）	三四九
二十七	莫斯科戰役（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	三七〇
二十八	基輔會戰（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月）	三七九
二十九	懷茲馬——布里安斯克之戰（一九四一年十月）	三八四
三十	日本的戰略守勢（一九四一年）	四〇六
三十一	珊瑚海之戰（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八日）	四〇八
三十二	中途島之戰（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六日）	四一二
三十三	艾拉門之戰（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四三二
三十四	艾拉敏之戰（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十一月四日）	四三五

三十五	突尼西亞戰役（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二日）	四四五
三十六	斯達林格勒戰役（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	四六四
三十七	諾曼地侵入戰（一九四四年，六月）	四九四
三十八	九月一日之聯軍正面（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	五一三
三十九	聯軍佔領區圖（一九四五年）	五一九
四十	西太平洋的戰略（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	五二二
四十一	麥帥的太平洋戰役（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	五二六
四十二	捷一號修正計劃（一九四四年，十月）	五三三
四十三	雷伊泰灣之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五三六

大事記(一) 工業革命與美洲帝國主義的興起

當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已經將歐洲封建主義的殘餘部份都剷除殆盡的時候，世界上所從未看見過的最偉大革命，也就已經酒播了一種新制度的種子——這是一種以煤、蒸汽和機器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在美國和法國的革命，喚醒了民族主義之後，滑鐵盧會戰以後的一個世紀中，巨大的潛力被放出來了，它是注定了要改變世界的面貌，提高戰爭的地位，由個別的決鬥，變到了洲際間的兩棲大戰。甚至於早在一八二五年，那也就是距離拿破侖最後失敗只有十年的光景，斯吞德哈(Stendhal)即已經有下述的感慨：「從一七八五年到一八四五年，世界上的變化是多麼巨大呀！在過去兩千年間的有記載的世界歷史上，是從來不曾看見過在風俗，觀念和信仰等方面，發生過如此顯明的革命！」

在斯吞德哈所說的一七八五年前，這個一直還是由蒸汽力所推動的工業革命，是差不多早已有一個世紀的孕育期。它可以說是其起源為一六九八年，沙費里(Thomas Savery)所發明的蒸汽抽水機，以及一七〇五年，牛柯門(Thomas Newcomen)所發明的自動蒸汽機。但是一直等到一七六九年——這也是拿破侖和威靈頓兩個人出生的那一年——格拉斯高(Glasgow)的工具製造者，瓦特(James Watt)，才開始集前人發明的大全，並於一七八二年，發明了變衝程的引擎。同時在一七六九年，卡格羅特(Cugnot)在法國，也建造了第一輛用蒸汽力推進的車子：一七八五年，卡特賴特(Edmund Cartwright)又發明了蒸汽力的紡織機。這樣我們才達到了斯吞德哈所說的一七八五年了。

從一七八五年起，由於有了蒸汽動力的發展，以及一種鍊鐵新法的發明，於是英國超前了一步，在拿破侖戰爭的時代中，在工業製造方面獲得了近似壟斷的權利。一八一八年，六月二日，柯齊南勳爵(Lord Cochrane)在英國的下議院中，曾經指明出來：「若非適合時機的採用了機器，則英格蘭就會有全面衰亡之虞。」

火藥的發明，引起了一連串的其他新發明，終於於改變了戰爭的技術。同樣的，使用蒸汽力為能力來源之後，也使軍事方面產生了新的革命。軍隊的運動和補給都可以使用汽船和鐵路了。此外，對於兵器的製造也帶來了許多的改進，

並且使它們有大量生產的可能性。

在十九世界的前半期中，軍事方面有兩個最重要的發明，即爲雷管（Percussion Cap）和圓錐形的彈丸。因爲一八〇〇年發現了雷酸汞（Fulminate of Mercury），所以雷管才有製成的可能。七年之後，弗爾希士（Rev. A. Forsyth）申請了雷汞裝藥的專制權，接着在一八一六年，蕭氏（Thomas Shaw）在美國的費城也發明了黃銅製的雷管帽。第二個發明是在一八二三年才有的。當時英國第三十四團的諾爾吞上尉（Capt. Norton）設計了一種圓錐型的子彈，裝上一個中空的彈底，使它在發射時可以自動膨漲，並封住槍膛，雖然被英國政府拒絕採用，但終於輾轉傳入了法國，一八四九年，法國的米尼先生（M. Minie）設計了一種米尼式子彈，却反而爲英國陸軍所採用了。一八五一年，英國陸軍採用了米尼式的來福槍。這兩個發明使步兵戰術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前者使步槍在任何天氣中都能使用，而且也大大的減少了不發火的機會。後者則使有來福線的步槍，變成了這個世紀中威力最強大的兵器。

雷管的發明，又使彈殼可以在發射之後，就棄去不必再用，這樣才使後膛的槍砲有了實現的機會。這種彈殼又使砲兵射擊學方面產生了新的革命，因爲它可以阻止氣體不向膛後發洩。首先發明的是一八四七年的撞針式殼彈，接着又有鑲邊式的殼彈，最後在一八六一年，才有中央發火的彈殼。當對於礮發式和雷管式前膛槍之間的利弊爭論，在各國都還沒有結論的時候，最後在一八四一年，普魯士當局却突然採取了一個果斷的步驟，對於某些團發給「追希」（Dreyse）式的後膛槍，以來作爲試驗。這種步槍通常被人喊作是「撞針槍」（Needle Gun），它是一種用槍栓的兵器，所發射的是紙包的彈殼。雖然因爲氣體仍然從膛後洩出，所以其有效射程要比米尼式步槍較短，但是它在一分鐘之內可以發射七顆槍彈，而後者最多却只能有兩顆，不過它的最大優點却還不是裝彈的迅速，因爲它是後膛裝彈的，所以便於在臥倒的姿勢中使用。

砲兵的發展則比較遲緩，儘管後膛和來福式的火砲是早就已經爲人所知道，但是一直到了一八四五年，這兩個因素才結合成爲一體，於是才造成了一門真正有效的後膛來福線式的火砲。但是因爲成本太高，所以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立即加以採用，直到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了之後，於是才有人把某些鐵鍊的前膛滑管式的六十八磅砲和八吋砲，改裝成爲有來

福祿的火砲。它們的射程和命中率都提高了，使對於席巴斯托普(Sebastopol)的轟擊變成一個「十分可怕的事情」。在這次戰爭之後，所有的強國都開始試驗有來福線的後膛火砲。

另一個在十九世紀初葉開始發展的新兵器，就是火箭，實際上在所有的使用火藥推進的彈體上，它要算是最古老的一個。好幾個世紀以來，被當作是對付騎兵的兵器，在亞洲有極廣泛的使用。一七九九年，提普蘇丹(Tipu Sultan)在希林格巴坦(Seringapatam)的圍攻戰中，即曾使用火箭，於是才使一位著名的發明家，康格里費爵士(Colosir William Congreve)想到「改良它的觀念。據他自己說：他所製造的飛彈，其重量從二噸起(即為一種自動推進的槍彈)一直增加到三百六十磅為止。在一八〇六年，他的火箭在對於包羅根的攻擊中，曾經有過成功的試用，於是他預言着說：「事實上，火箭這一種兵器是註定了會使整個的戰術體系，都要為之而發生變化。」這個預言在第二次大戰中是終於兌現了。

當這些變化正在進行之際，蒸汽推進方式也有新的發展，其所採取的形式為輪船和火車，這又為一種全新型態的戰船奠定了基礎，並且也使陸軍可以儘量的擴充其數量。雖然還在羅馬時代，即有一種腳踏的輪船，這也可以說是最早的水上機器推進工具。一七七五年，美洲弗爾吉尼州人，魯門賽(Tames Rumsey)，曾經建造了一艘最早的蒸汽船，其推進的原理為利用噴水機：即用一具蒸汽抽水機在船頭上吸水，然後再從船尾上排射出去。可是他和其他發明家所設計的汽船模型，如富爾敦(Robert Fulton)所設計的作一個比較，就不免黯然失色了，後者為一個年輕的美國人，具有特殊優異的發明天才。在一七九七年，他把一個建造潛水艇的計劃，獻給法國的執政府，這艘叫作「紅魚號」(Nautilus)的潛水艇，一八〇一年在布里斯特港口試航，曾在水下潛航達一小時之久。(註：這却並不是第一艘潛水艇。一七七六年，布希尼爾(David Bushnell)，發明了一艘烏龜形的潛水艇，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鑽到了英國戰艦「鷹號」(Eagle)的下面，想把一顆魚雷釘在它的船底下面。可是因為調整失靈而失敗了。)一八〇三年，富爾敦又在塞納河上試驗一艘蒸汽船，拿破侖也很賞識它的價值。(註：第一艘實際可用的蒸汽船為「卡羅特敦達斯」號(Charlotte Dundas)，一八〇二年在弗爾斯(Forth)試航成功。第一艘橫渡大西洋的輪船為美國在一八一九年所建

造的「沙凡拉」(Savannah)號。)一八〇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對於用蒸汽推動船隻的計劃，曾經這樣的加以論斷說：「這個事實可能會使世界的面貌爲之一變。一個偉大的真理，千真萬確的事實，已經擺在我的眼前。」

富爾敦於一八〇七年返回美國，在那裏建造了一艘改良型的輪船，叫作「克里蒙」(Clement)號，它在三十二個鐘點不到的時間內，從紐約走到了阿爾班尼(Albany)，共爲一五〇哩。在此以前，他又曾發明了一種魚雷，一八〇四年九月間，英國的奇斯勳爵(Lord Keith)曾在包羅根的港外，用來攻擊法國的艦隊。一八一三年，他又建造了第一艘蒸汽動力的軍艦，叫作「狄莫羅哥斯」(Demologos)號——以後又改名爲「富爾敦」號——這是一個雙連式船殼的構造，激水輪則夾在他的中間，並且用五十八吋厚的木帶來保護着。這一艘巨型的怪船很明顯的表示出來有兩件事是必要的：(一)一種比激水輪較不易損害的推進方法，(二)一種比較不那樣笨重的保護方法。

螺旋槳式的推進機解決了第一個問題，一八三六年，瑞典陸軍中的艾里森上尉(Capt. John Ericsson)獲得該項專利權。第二個問題的解決就是用鐵甲來代替木板，這是康格里費在一八〇五年所最先建議的。但是一直等到克里米亞戰爭發生時，法皇路易拿破侖(Louis Napoleon)才命令建造一隊浮動的裝甲砲台，足以抵抗槍砲的子彈。一共造了五艘，具有四吋厚鐵甲的保護。上面裝有五六磅砲，和輔助性的蒸汽引擎。它們獲得了完全的成功。不僅已經證明了裝甲船是絕對必要的，而且裝甲的使用又使威力較大的火砲也變成必要了。於是逐漸又使海軍都採用有來福線的火砲。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不久時候，法英兩國都開始建造他們的第一艘裝甲蒸汽軍艦，即爲「光榮號」(La Gloire)和「戰士號」(Warrior)。後者長達三八〇呎，排水量爲八八三〇噸，其引擎能發出六千匹馬力，速度爲十四又二分之一哩。它的兵器有二十八門七吋砲，裝甲的厚度爲四吋半。

當我們從海上再說到陸上時，我們發現在一八〇一年，提費希克(Richard Trevithick)在英國已經設計了第一輛實際可用的火車頭，而第一條真正的鐵路却是斯蒂芬生(George Stephenson)所建造的，時間是在一八二五年。地點是在斯托克吞(Stockton)到達林吞(Darlington)之間。雖然火車是純粹英國人的發明，可是第一個明瞭鐵路在

戰爭中的種種重要性的國家，也就是產生克勞塞維茲的那個國家，這却似乎並非偶合。一八三三年，哈爾柯特（F. W. Harkort）即曾指出若能在柯隆根（Cologne）和明登（Minden）之間建築一條鐵路線，再在梅茲（Mainz）和威塞爾（Wesel）之間建築另外一條，那麼對於萊茵地區的防禦即可以大有裨益。波尼茲（C. E. Pontz）認為普魯士爲了對抗法奧俄三國起見，有普遍建築鐵路之必要。同時，具有絕頂天才的經濟學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也指明出來普魯士的弱點，即爲它是夾在幾個強大的假想敵國之間，而處於所謂「中央位置」之上，但若能建築鐵路，其國力即可大增，由一個二等的軍事強國升爲一等的巨強。他說：「它可以在歐洲的心臟地區中，形成一個堅強的堡壘。動員的速度，部隊可以迅速的由國家的中心達到它的周界上，以及鐵路運輸所構成的其他一切顯明的「內線」利益，都足以使德國要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更居於優勢的地位。」

當一條軌道都尙未鋪設之前，這位傑出的天才在一八三三年，即曾爲德國設計了一個完整的鐵路網，其大致的規模與今天所實際建築的並無太多的出入。十三年之後，也就是李斯特逝世的那一年，普軍一個軍共一萬二千人，携帶着火砲和馬匹，由鐵路運往克拉考（Cracow），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使用鐵路的大規模部隊運動。在這次試驗之後，普魯士的參謀本部即開始對於鐵路的軍事價值，作了一個綜合性的研究。雖然在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間的革命動亂的時代中，普魯士對於鐵路運輸的問題，又獲得了一些進一步的經驗，同樣的，奧俄兩國也是一樣，但是却一直等到一八五九年法義戰爭發生時，對於部隊的鐵路運輸問題，才可以說是已經完全獲得了解決。我們可以說，由於有了斯蒂芬生的天才，才使克勞塞維茲的「全國皆兵」理論獲得了生命，因爲假使沒有鐵路，則十九世紀下半期的巨型陸軍即不可能獲得其補給。

當約米尼（Baron Henri Jomini）檢討在一八六三年以前的變化情況時，他的意見是認爲戰爭又會變成「大量兵力之間的慘烈而極無理性的血戰，所使用的兵器將具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我們又可能再看見四世紀中那樣的人民戰爭；我們又可能再被迫着像匈奴人，汪達爾人，和韃靼人肆虐的那些時代中一樣的生活。」他又進一步指出除非各國政府能聯合起來，禁止作毀滅性的發明，否則步兵就必須恢復其在中世紀中所使用的護甲，不然在尙未與敵人接觸之前，

整個的步兵營就都會同歸於盡了。我們可能又會再看到遍身甲冑的戰士，連馬匹也需要同樣的保護。

可是從工業革命中所變出來的把戲，却要比約米尼所預料的還更進步。古代的人力勞動基礎是很快的就被推翻了，勞動者被趕出了他們的家庭和村莊，被編入了工廠。這些工廠就變成了國家財富的泉源，和社會革命的溫床。

普遍的貧困造成了巨型的移民運動，在一八三一到一八五二之間，有三百萬以上的人民，從不列顛和愛爾蘭遷往美國，還有許多不能去的人就轉而信仰社會主義，這是工業革命所產生的一種新宗教。

對於這個權力的時代，其精神上的鑄造者為三位「查理士」(Charles)——即克勞塞維茲、馬克思、和達爾文。克勞塞維茲，在他的「戰爭論」(一八三二年出版)中，主張回到斯巴達主義的舊路，即是要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軍事機器。馬克思在他的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發表的)中，以階級鬭爭的觀念來當作是其社會理論的基礎。達爾文在其「物種原始」(一八五九年出版)一書中，提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這三個人都是「群眾鬭爭」的先知者——第一個是在戰爭方面，第二個是在社會生活方面，第三個是在生物學方面。

當這個「機器時代」(Machine Age)還是剛剛開始的時候，一致的呼聲是要求應有一個和平的時代，可是各國之間的尖銳差異却造成了矛盾，足以有助於民族主義的增長，等到歐洲以外的國家也開始工業化之後，這個問題就更變成了世界性的。從有限戰爭走向總體戰爭和極權主義的路線，也就變成了這個時代中的潛伏思想。

第一個無限性的工業化戰爭即為美國的內戰。這是蒸氣時代中的第一次大戰。而北軍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要求對方無條件投降，換言之，即總體性的勝利。它的性質是好像一次「十字軍」一樣，因為如此，又因為它是工業革命後的一切軍事發展的總試驗，所以在戰爭的歷史上，它開闢了一個全新的一章。

當法國革命和拿破侖戰爭正在進行之際，在北美洲有一個新帝國也逐漸形成了；因為美國革命也正和法國革命是一樣的，都是以「擴張」為其自然的產品。印地安人的領土迅速的被兼併了，許多新的州都紛紛建立了。一八〇三年，美國人花了一一、二五〇、〇〇〇美元從法國人手中買得了路易西亞拉(Louisiana)的大量土地，使美國的面積增加了一倍，一八一九年，又從西班牙方面買到了弗拉里達，使面積又再度增加了。